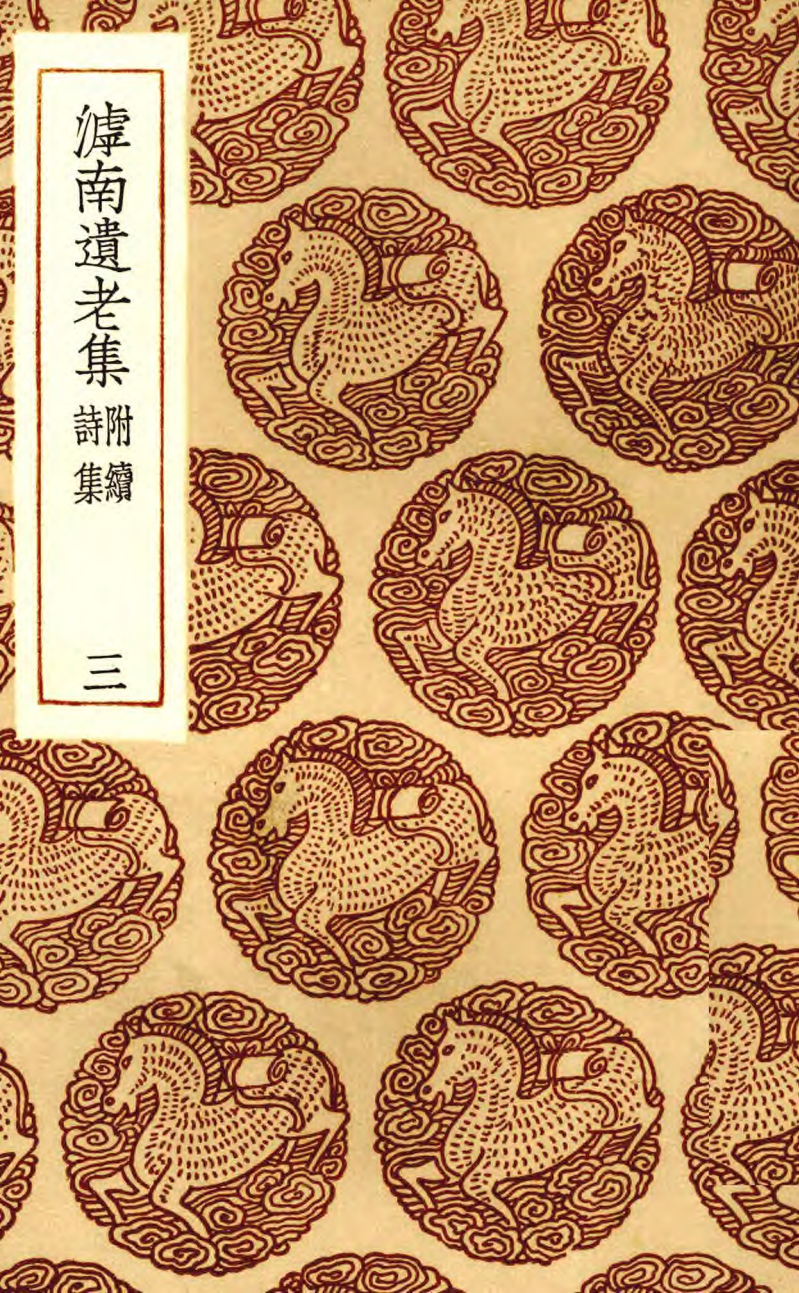


淳南遺老集

附集續
詩集

三





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三)

王若虛著

溥南遺老集卷二十四

新唐書辨下

張籍傳載韓愈答籍論佛老書甚無謂。特以無事可錄。姑填塞云耳。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不必也。磨碑事舊史載於韓愈傳。而新史附於元濟傳。不若舊史爲當。

魚朝恩嘗講易覆餗之義。以譏元載。時蓋釋奠於國子監也。新史但云會釋菜。朝恩又嘗邀郭子儀同游章敬寺。而新書但云約修具。裴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輒伺察以聞。而新書但云尙苛伺。無乃太簡乎。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然。通鑑所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矣。

邢君牙傳云其屈己好士類此。盧承慶云其能著人善類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則義不足矣。吳湊言宮市事曰。宜科中官高年謹信者平賈和售。以息衆譴。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平市字可也。

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真。是以甯存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此其所以多戾也。

明皇雜錄記李林甫驕二相事。以爲抑揚自得而已。子京改爲軒驚無少讓。此固無害。而益以喜津津出。

眉宇間之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又加以退然兩字。此復何從而得哉。蓋亦想像而言之耳。舊史云。孔戣嘗論李涉交結狀。侍臣側目。人爲危之。戣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新史云。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杜暹傳云。能以公清勤約自將。聲譽爲之。凡狀貌之辭。非親見者不可道。子京史官追記傳聞之事。而每喜此等。或云談王伯袞袞不歷。或云其議論纏纏可聽。或云介介自修。稜稜有風岸。侃侃不干虛譽。介介不至顯官。皆過也。

舊史云。郭弘霸死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弘霸死。此卽好事。新史改云。外有佳事耶。此一耶字便別卻本意。蓋本是無故而問。今卻似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自搖肩攘臂以助其勢。新書改爲盱衡攘臂助其決。舊史云。楊思勳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髻髮際。掣去頭皮。新史改爲剝面髻腦。髻髮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云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讀之不明矣。此等猶求異於人。不已甚乎。

蕭鈞爲諫議大夫。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詔原死。予謂罪死罪誠死。俱道不過。須加當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牛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安字下不得。劉允濟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

臣懼此權顧輕哉。顧字下不得。德宗謂自良曰。卿於進退甯不有禮。蕭俛贊曰。俛議銷兵。甯不野哉。甯字下不得。蕭復以擅發京畿觀察使儲粟削階停職。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胡字下不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曷若只云賴其利也。蘇弁傳曰。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寬字尤贅。

陸贄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哉字當作乎。始帝倉卒變故。亦不成語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常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爲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帝問曰。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對曰。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帝曰。今茲何爲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乎。語意皆非是。蕭復嘗言事。德宗曰。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悞瀆皇猷。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殆不可讀。

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瘡。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古人言天下傷殘。或曰瘡。

瘻或曰瘡痛皆可。今言疣瘡乃贅耳。豈可與瘡類哉。又奏曰。杞罪萬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言當萬死。萬誅字未見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逮所餘。何等昏昧語也。

王琚傳云。自備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識字上當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銅鞮令張暉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亦當重言太子。或去厚奉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處不得。又云。琚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去故就新之意。昏不可曉。豈謂車服器皿之類邪。中間云侍衛呵止。計將安便。公主謀益甚。語皆不成。視日薄乃得出。賜寶接足。義皆不安也。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對。前史中固有載口辨嘲諛者。至如此語。亦何足錄哉。

李密等贊云。煬帝失德。天醜其爲。吉溫傳云。李林甫才其爲。朱桃椎傳云。人莫測其爲。溫庭筠傳云。執政鄙其爲。馮河清傳云。衆義其爲。崔遠傳云。世慕其爲。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爲有爲。則有之矣。單爲字未嘗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輩字。或曰時無輩者。或曰未有輩者。或曰古未有輩。或曰殆无其輩。至魏徵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遠輩。唐虞此若非好語。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韓充傳云。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皆道不過。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常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綽。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挽綽耕且蠶。皆非史體。不事亦不成語也。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所事字道不得。

李勣姊病。勣親爲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欲數進粥。尙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卻本意。

天后時。宰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王求禮奏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后曰：止。此句道不過。

鄭權傳云：識詣魁然。以魁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景亮傳云：志義率然。又有稱造詣嶄遠者。豈不益甚哉。

周昔光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帛內密丸。召郭子儀。姜公輔傳云：朱滔以蜜裏書邀朱泚。劉季述傳云：割帶內蜜丸告孫德昭。此本蠟書耳。蜜字何義也。

張薦救顏真卿疏云：去正月中云云。權德輿貞元十九年上陳闕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歲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張玄素傳云：切諫太子承乾。承乾夜遣戶奴狙擊。危脫死。安祿山傳云：賊將類懷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按前史有曰：危得

之危殺之者。危猶參差幾及之意。俗言則險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顛倒用之。何其悖也。

張玄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名勁挺。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予謂魏徵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勁挺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太宗怒。命逮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甯對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上悅。擢爲櫟陽丞。此通鑑所載。新史但言甯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甯暴橫自如。而無慢罵事。若止於豪暴。何足爲辱乎。又以櫟陽爲咸陽。不知是

否。裴子餘舉明經。累補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謨。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曰。子餘與朝隱。行謨。優劣。崇業曰。譬如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韓楚言嘗詈辱汭。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邊。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嘗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二夫字止當作楚言。

則天傳云。操奩具坐重幃。而國今移。何必操奩具字。后妃傳贊云。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否字不安。

張九齡傳云。德宗賢其風烈。賢字不安。

劉子玄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尙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自敘。則云初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愛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然後了然。而覺子京疏略之病爲可惡也。

韋述傳云。入元行沖室觀書。不知寢食。言忘則可。不知則過矣。

王忠嗣傳。上與論兵。應對蠶起。應對下不宜言蠶起二字。張說傳云。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此譽之太過。兼不是史氏敘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諂諛之事。非正人所宜爲。而傳贊褒稱。以爲文物之盛。豈良史體哉。

李泌傳云。常持黃老鬼神之說。爲時人所譏切。譏切固有成言矣。而其贊復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兼得譏字否。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劉洎事。初不甚明。但洎嘗訴之云爾。胡致堂疑李義府所教。理或然也。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故遂良誣奏洎。引馬周爲左。而遂良執不已。帝惑之。遂賜死。洎之贊曰。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爲疵病。至崔仁師傳又云。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何待褚公之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爲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書死節。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死致人而曰死之。無此例也。

盧奕懷慎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免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奕見忠義傳。杞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言其父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陳少游傳云。或欲對衆切問以屈之。少游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無問則無對。今日問窮而對有餘何邪。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按左傳。鄭伯曰。孤不天。曰。我寔不天。凡言不天者。不爲天所祐耳。非專指親喪也。後人往往誤用。

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鎖其門。鎔鐵錮之。此甚明白。而子京乃云。液金以完錮。若無舊文。何可曉耶。且錮者取其牢耳。豈謂闕而完之乎。詭異如此。宜其有札闔洪麻之戲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以易舊文。裴松之譏彈甚當。凡人文體。固不必拘。至於記錄他人之言。豈可過加潤色而失其本真。子京唐書雖詔敕章疏。類皆變亂以從己意。至於詩句諺語。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乎。

溥南遺老集卷二十五

君事實辨上

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因拊其背云。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斯言良是。然謂其能知反相。亦恐未必然。蓋因占者而意之耳。列子所謂疑鄰人之竊。銖者也。不然。英、彭、陳豨之徒。何爲無所見耶。

李德裕云。漢高祖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實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襲此論。嗚呼。使呂后當殺。雖爲惠帝不得不殺。如其不然。亦何名而殺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無罪。奈何以戚姬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妒忌婦人之常。況呂氏之悍乎。而且以妾偁妻。以庶子而易長嫡。高祖之過也。若又殺后。豈不益甚哉。故甯隱忍而委之。亦可謂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諸呂而危劉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後之變。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發而逆誅之。在他人猶不可。而可施於妻子之間乎。爲論不求義理之安。而惟詭異之貴。古人本分之事。而強以權術處之。是故惡夫曲辨之士也。高祖聞韓王信欲與匈奴謀攻漢。漢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而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

以爭利而不可擊也。上怒，械繫敬於廣武。既而果困於平城，及得解，斬先使十輩而封敬爲侯。議者曰：是舉也。高祖實專之，盛氣作色，期于必行，敬之言利害明甚，然不從而械繫焉。彼十使者，非佞則愚，其言可擊，何足深怪，而皆殺之乎？使幸而得志，且復殺敬矣。何高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罪己乎？

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楚，既至，帝方踞牀洗足，召使人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議者以爲始折其氣而終收其心，此蓋鼓舞英雄之術，以予觀之，帳御之具，素所處也。若夫踞洗而見，則平生常態，殆與見酈生無異，彼其傲慢凌侮，每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冠騎項，靡所不至，而顧獨謂此爲術乎？使其誠出於是，亦非駕馭之道。吾方須人之力以濟其急，遣使說之，使其背主而滅族，及其至也，乃迎辱之，此何理也？使布乘其悔怒不就去，是又生一敵也，豈爲得計哉？王者之於人，接之以禮而待之以誠，然後可以獲其用。高祖惟其無禮而不誠，此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而古今以爲美談何耶？

漢高祖栳羹之語，天地所不容，項伯謂爲天下者不顧家，此姑以寬解羽意耳。然世之議者，幾何不如是非，惟不罪，而或又爲之說理，嗚呼！天下之事，有大於殺父者乎？幸而羽從項伯之諫，使羽當時遂殺之，帝雖成功，將何面目以立於人上哉？

漢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太公因謂高祖不可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於，於是下詔。

尊太公爲太上皇。荀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過矣。史記索隱表出之。予爲廣其說曰：君臣之義。非所施於家。而父子之分。無時而可變也。所謂土亡二王者。此自以國法論耳。何與乎所生之親。咸正蒙以警叟朝舜爲問。孟子斥之以爲齊東野人之語。且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天下適足爲養親之具。則人主之名。豈得而壓父哉。舜旣爲天子。而父瞽叟自若。瞽叟未嘗爲太上皇。而子舜自若。然則君父並立於天下。國自國。家自家。而不相涉。本無窒礙。尊號之有無。初不足爲輕重也。若曰：父以子貴。子爲天子。而父爲匹夫。情所不安。則可矣。而謂父無尊號。卽爲人臣。而不當受人主之拜。可乎。家令惟知主不可以拜臣。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晉劉寶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己。未必然也。彼誠欲發悟上心。何不直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見。止於如是耳。其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其言是矣。至謂平暴亂。安天下。皆太公之教訓。則又非也。使太公無教訓之功。遂不可尊崇乎。蓋帝於天理本明。而家令蔽之。故雖加尊崇。而卒入於不善也。未流至於後世。遂專以家事爲私。動持以義掩恩之說。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覲。唐時至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怪。又其甚者。故借親屬以明恣。而市不徇之名。雖誅夷骨肉。不以爲嫌。或反有德色。天理人道。滅絕無餘。曾禽獸之不若。皆家令之遺意也。

高祖以棘釜之故。怨其嫂。及卽位。封諸親屬。而嫂之子獨不得。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

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君子曰：漢祖，小人也。以一飯之故而蓄怨不忘。及其子，太公有言。猶以醜名加之。羹頡是何稱號哉。殆不若不封之愈也。而嫂不長者，已尙得爲長者乎。

高祖疑張敖反。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是呂氏猶知有人情親屬之義。而帝直以寇盜視之。由己之貪得無恩，捐骨月而不難。故量人如此耳。

丁謂嘗言漢祖非英雄。至目爲田舍翁。雖似太過，亦頗快人。近代諸儒以道學相高，尙論古人，毫釐必計。如漢祖者，何足多道。而每稱其天資不可及。張南軒直云：使其知學，則湯武之賢亦不難到。愚之惑滋甚矣。

張安道題漢祖廟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此雖詩人一時之言，實中其病。方帝始亡賴時，豈誠有取天下之計，而可必其成功者乎。顧乃對衆矜銜，以愧其父兄，甚矣。自欺而不知禮也。

漢祖之平生，可考而知也。委太公於俎机而無營救意，棄孝惠，魯元於道路而無顧惜心，飾亡賴之非，則誇示其兄，懷轅釜之隙，則怒及其姪，嬖寵如意而幾使冢嫡廢，踞罵張敖而不以子壻畜，韓信元勳，本無異志，而數施譎詐，畏偪而不終，蕭何素契，足諒雅懷，而未免猜嫌，至械繫而後已。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逐之，季布雍齒以舊嘗窘己而幾殺之，其行事如此，而議者猶謂寬仁大度，誠信使人，吾不知其說也。

漢文帝卻千里馬，而光武以之駕鼓車。林少穎曰：華歆擲金，不若管甯揮鋤而不顧，以是爲二帝之優劣。

陋哉斯言。人主之道在於罷貢獻。絕貪求。爲天下後世法。孝文之慮遠矣。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果如此說。則箕子之歎象箸。召公之戒旅獒。其私憂過計也邪。且夫千里之駿。而以駕鼓車。亦非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卻之爲愈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於亂也。遂殺鉤弋夫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爲其違天理而拂人情耳。顧乃矜語左右。自以爲明。史臣又曰。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傭夫曰。漢武於是爲不道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無罪而殺人。無時可也。況以逆料未必然之事。而殺其所親乎。彼誠以爲治亂由人。自當別有所處。不然。付之定數。一女子何與焉。母子天倫也。立其子必殺其母。是母乃子之賊。而子乃母之累也。其爲戾不已甚乎。鉤弋之事。借使行一時之權。而曰。凡生子者皆譴死。然則後宮誰敢舉子者。匹夫之爲其家慮。猶君之爲其國慮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殺人其可勝計。而親戚之間。豈復有恩義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後者。乃所以絕其後。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末流於元魏之世。遂以此爲定制。椒庭憂恐。皆祈祝不願生冢嫡。有輒相勸。爲自安計。讀之令人慘然。此固凶毒殘酷之所爲。殆禽獸之所不忍。而帝自以爲明。史臣又從而贊譽之。何其怪也。葉永嘉曰。漢武一生顛倒。臨終一節。卻事事做得是。嗚呼。立昭帝。託霍光。是矣。鉤弋之誅。安得爲是。高祖晚年。使周勃爲太尉。而屬之以安劉氏。顧孝惠暗弱。而呂氏強暴。意亦憂其身後之變矣。然卒不殺后。而議者不以爲過焉。則亦其情有所不能安。而理有不得不

然者。孰謂武帝此舉可爲法哉。

東坡曰。漢武無道。了不足觀。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取。青。奴材。雅宜舐痔。正應踞廁見之。蘇子於是失言矣。豈有天子見大將軍而可踞廁者乎。奴材在彼。君臣之禮不容廢也。

汲黯出守淮陽。過大行李息。論張湯奸邪。必敗狀。勸息言之。息畏湯不敢也。後湯果敗。武帝聞黯與息言。乃抵息罪。嗚呼。黯在朝廷。面攻湯惡者屢矣。帝不能從。至於疎斥。雖因此增秩。而七年不復召。竟死於郡。豈真能重黯者。而顧追恨李息邪。

漢武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死。左右皆以許贖爲言。上垂涕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乃可其奏。東方朔上壽。以爲誅不擇骨肉。此五帝三王所難也。傭夫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誰之過歟。夫貴戚之子。制之獨懼其退也。而又許以不死。彼何憚而不爲哉。使當主請之時。卽以高帝法語之。將不至於此矣。利一時之貨。而貽後日之悔。知守法於其終。而不知防患於其始。武帝之志荒矣。

溥南遺老集卷二十六

君事實辨下

光武封功臣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曰：古者封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近世議者以光武爲非，予謂恭固遠慮，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特區區之法制，以沮奸雄而弭禍亂，蓋亦難矣。

東坡嘗言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遺漏。自今觀之，信然。如曹操征烏桓還，自謂幸勝而偏賞先諫者，可以爲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類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光青史，而陳壽略之，豈非闕典之甚哉！先主以私憾殺張裕，孔明表請其罪，報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嗚呼！先主天資仁厚，有古賢君之風，至於此舉，乃與曹操無異，惜哉！

晉史山濤傳云：高令袁毅賂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嘗受人布，司隸糾之，武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爲異耳。嗚呼！古人所謂不爲異者，不爲崖異絕俗之事而已。臨財之際，雖一芥必有義存，豈容自污而猥以苟同爲貴哉！戎本貪夫，蓋無足責。濤既受其物矣，印封雖在，何以自明？且濤又嘗以盜官稻田爲李惠

所劾。則非真能清潔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邪。武帝身爲人主。宜以節儉厲俗。始自貴近。而王愷與石崇爭侈。乃以己物助之。戎也犯賊。則爲之護諱。而貸其罪。天下安得不亂哉。

宋文帝嘗故令諸子晚食。曰。欲其識有飢苦。以節儉御物。唐明皇帥太子以下芟麥於宮中。曰。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嗚呼。人主之教子。當使親師傅。通古今。義理旣明。百行自正。曾謂此等可以制其心乎。

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文帝時爲散騎侍郎。不爲時知。憤憤不得志。乃與范曄謀亂。事覺窮治。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謂執政曰。孔熙先年四十而猶爲散郎。安得不作賊。君子謂宋文帝於是失言矣。人臣至於叛逆。復何才之足惜。且士之進退。自有命存。縱其淹抑終身。亦當委順。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圖不軌乎。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藉口。而無忌憚。豈所以爲訓哉。嗚呼。彭城王同氣之親。雖犯嫌隙。本無他腸。尙可聽其自新。以全友愛之義。重以會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諫。而帝卒殺之不疑。顧乃譽譽於熙先小人。何其心術之悖也。

隋文帝每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綽之抗直。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嘗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謀反不能獨任。必與人共成之。何患不發。而使奴告耶。自今有告者。乃受仍斬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猶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當禁之。縱使無由得

發亦豈可許乎。乃不學之過也。

唐太宗錄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爲。乃釋之。齊人段志充請帝致政於太子。大臣乞誅之。詔曰。朕之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亦釋之。此可謂寬明矣。然於李君羨則以讖記之文而殺。劉洎則以廢立之語而殺。或怪其不能以斯心加諸彼。是不然。恭志充輩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無所動其心。君羨與洎則觸其真諱惡之機。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蘇安恆而不容魏玄同。劉禕之亦是類也。

唐明皇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而歌于蔦子。上曰。懷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明皇耽於淫樂。天下方且風靡而倣之。而又親詔守令責其角勝。則彼惟知求勝以取悅。蓋亦不足怪也。乃因德秀之諷而罰懷州刺史。信有過矣。而導之者獨無罪乎。卒不自克。至於寇亂交興。中原受禍而不可解。塗炭者豈止懷州之人哉。

憲宗朝。李絳。李吉甫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尙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能守本官。范氏唐鑑稱其明。慵夫曰。憲宗黜德輿。誠是。然吉甫諂邪。屢爲絳所屈。帝常直絳。而謂吉甫專爲悅媚。則其可鄙蓋甚於德輿矣。顧乃存之而不去。其後絳亦罷免。而吉甫獨寵任終身。至以議諛貶張仲方。而特賜曰忠。何其眷之深歟。然則帝之明未足多也。

憲宗元和三年策試賢良方正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深陳時政之失皆獲高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置宰臣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誣考官不公上乃貶諸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調慵夫曰三子以直言應詔其心非有他也帝旣嘉之卽當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誰敢議顧乃徇吉甫之私情而爲之報怨牛李之隙有自來矣帝每以朋黨疑臣下而不知己爲朋黨之根也

唐武后時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復手殺師韞后欲赦死陳子昂議以爲枕戈讎敵人之義誅罪禁亂王法之綱非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且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者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可也時諱其言後柳子厚駁之曰旌與誅不得並誅其可旌則黷刑旌其可誅則壞禮若師韞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報之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其或父不免於罪而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死於法而非死於吏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當取公羊受誅不受誅之義以斷之元和中梁悅報父讎殺秦杲敕有司曰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宜令詳議韓退之曰聖人丁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敕杖悅一百流循州明皇時張瑄張琬亦以父讎殺楊汪議者多言宜加矜宥張九齡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爲亂國法帝然之謂九齡曰孝

子之情。義不願死。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臬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付河南府杖殺之。考事三事。惟明皇所處爲不可易。子昂等議似高。要非正法。蓋禮記。周官及公羊氏復讎之說。皆亂世事。不足信也。楚靈王聞羣公子被殺。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子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唐文宗惑楊賢妃之譖。幾廢太子。永已而永暴薨。後帝因觀樂。見童子緣橦。而其父來往走其下。泫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誅教坊宮人。嘗搆害太子者十數人。嗟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於天性。靈王因己子之死。而始悟殺人子之爲非。文宗見他人之愛子。而後知己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僭於天下之理也。

溫公極稱周世宗之美。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予謂溫公歸之天數是矣。以爲將啓聖人。則媚主之辭也。世宗天資。豈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謂之聖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

宋主征李煜。煜遣徐鉉朝京師。言其師出無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歐陽公載其事於五代史。而論之曰。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周世宗征淮南。詔摺撫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哉。慵夫曰。歐公之言過矣。自古出師。未嘗無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辭而後可。

曲直之理。正所當較也。宋主此舉。果何名而何辭哉。偶鉉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當爲兩家矣。而宋之與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已。自三代以來。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於一統者哉。世宗旣服江南。清源節度使劉從效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鍾謨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以不敢。帝曰。向時則學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日。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世宗德度如此。其視宋帝何啻天壤。而反以較曲直爲小乎。宋主之初出師。撫曹彬背曰。會取會取。彼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此則情實之語也。歐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飾主闕。在臣子之義。雖未爲過。而史書垂世之言。安可不出於大公至正邪。不載可也。

唐將劉巨容討黃巢。幾擒而復縱之。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議者譏其以鷹犬自期。其言誠是。然如巨容輩何足責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許以使相。及回。惟賜錢五十萬。曰。更爲朕取太原。然後與卿。此非以鷹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稱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於臣。遇之以禮。而示之以誠。故人樂爲之用。果惜名器。則如勿許。然宋祖素多權詐。本不爲名器計也。嗚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則亦不復肯盡力矣。嘗以彬之行事考之。蓋所謂君子者。則宋祖非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見其不

能知人也。

溥南遺老集卷二十七

臣事實辨上

揚子以子胥鞭尸藉館爲非。東坡曰：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惟獨非人子乎？子由論之則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傷君以逞志，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傭夫曰：子由之論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復統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員雖不仕，然身居楚國，而父爲楚官，則員亦楚之臣也。臣無讎君之義，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員之報之，無乃已甚乎？爲員之計，不過無食其祿而已。夫君非至明，誅殺之間，不能無濫。使爲臣子者，皆得推刃而報之，則國家豈復有法，而逆亂之事，何時而已也。若員者，勇而無禮，敢爲而不顧者也。至其說吳王僚伐楚，而王未卽從，因之進專諸於公子光，而使弑之，蓋求以逞其怨毒，則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爲。旣自賊其君，而又賊人之君，員眞小人也哉。揚子譏之，未爲過論。而東坡以爲非人子，然則蘇氏獨非人臣乎？張南軒嘗與人議員立廟事，云在吳則可在，楚則不可。員而有靈，必不享於楚地。蓋謂忠於吳而不忠於楚耳。予謂員之於闔廬，則忠於僚則賊，其享於吳，亦恐未安也。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略曰：爲人謀而不忠，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若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泛輕舟游五湖者，豈唯范子乎？其移文種之書，猶拔句踐之劍也。句踐何過哉！其文辭

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於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謂其意出千古。予以爲然。蠡雖功成。然句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盍亦爲之勉留。而徐以禮請。則終始之義。庶幾兩全。而決意不回。若棄仇讎者。王以誅賞動之。則曰。君行令。臣行義。卒潛遁去。揆以人情。王旣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誦王之短。而示己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因謝病不朝。王未嘗負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乎。以史傳考之。句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呼。范蠡春秋之豪。才略有餘。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愬則向來所以黽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爲功名之資耳。夫豈誠意哉。然而千古高之。以爲美談。其視貪榮嗜利。死而不悔者。固爲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人意也。

蕭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爲非是。或以爲當然。或又疑其所爲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暨土木功。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爾。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譽哉。大抵漢初君臣。類無學術。暗於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疎矣。而後世每以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爲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參。譬之飲牛於污泥。而不卽清淵。呂祖謙論陸賈。叔孫通。譬之避雨於荒城。而不求大廈。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所可望。而數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足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蓋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犯蹕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近世儒者往往

譏之。以爲開人主殺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時之意。姑爲守分而言。何暇慮及此乎。王肅諫魏明帝亦嘗引此。曰。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其貶尤深。蓋帝性嚴急。時督修宮室。稽限者輒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故肅言近於過者。所以力戒帝之專殺耳。不然。釋之之罪。詎至是哉。張釋之與文帝爭論犯蹕罪名事云。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議者紛然。以爲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高祖曰。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取決聖衷。皆襲釋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尹賞病革。戒其子曰。爲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任。仇士良致仕語諸送者。以爲無使人主知書。近賢臣。則權常在我。嗚呼。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賞之酷。士良之奸。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子。旣去而傳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污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曉人不當如是耶。陳瑩中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遽至於自刎哉。使果不從。廣德之死。又何名乎。劉子翬曰。廣德誠太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犯無隱。廣德以之。予謂推帝所以見聽之由。則子翬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又豈可不戒哉。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漢許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曾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

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財產所增。一二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遠近稱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當委曲教之。正使無成。亦何愧於心。而爲此詭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何所說邪。抑實出於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比及至是。而其產破散。或身先亡。則何以辭於世乎。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

姜肱與二弟友愛。常共臥起。及各娶妻。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三人之友愛。則誠篤矣。抑何不知禮之甚耶。讀之令人發笑。

漢黨錮諸公。旣無申屠蟠之高識。而自貽伊戚。可以逃則當如夏馥。不能脫則當如范滂。若張儉者。望門投止。使他人殄滅宗親。而身獨幸免。雖以壽終。亦何顏於世哉。而史臣稱美其賢。陋矣。

劉翊豐財而好施。獻帝西遷。拜陳留太守。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斂之。又逢知故困餒。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東漢之士。詭激好名。而不量輕重如此悲夫。

或問荀彧。荀攸於王通。通曰。皆賢者也。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賈瓌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通曰。漢武其生知乎。雖不從諫。未嘗不悅而容之。噫。漢武昏惑不道。幾至亂亡。晚節末路。僅能少悔。而通以爲生知。荀彧之徒。黨附曹賊。以取天下。皆漢室之罪人。而通以爲仁者。其謬論不待辨也。

董昭爲曹操謀九錫之事。荀彧以爲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彧飲藥而死。蘇子由曰。文若始從

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當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雖無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焉往。劫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呂伯恭曰。彧阻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悅計。非己出而已。答昭之詞。蓋託忠順云。予謂二說皆通。彧必居一於此。要之不可謂忠於漢也。而或者曲爲文飾。猥加褒譽。溫公則曰。功先管仲。東坡則曰。道似伯夷。讀之殊可怪笑。夫管仲合諸侯以獎王室。曷嘗助賊臣而篡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立惡人之朝。而肯爲曹氏之腹心乎。彧之飲藥。不得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彧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生。豈有免理。至饋之食。而發視。乃空器。其意可知。彧不自裁。亦被終害。將有慘於是者。此陳壽所謂以憂薨也。烏在其爲死節耶。嗚呼。人臣至於荀彧。馮道。其邪正順逆。不待辨矣。而議者之蔽。時或如此。天下之事。豈易曉哉。

諸葛誕爲司馬昭所誅。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記。止於如此。而注引干寶晉記云。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此幾太過也。當時既知其不可屈。則繫殺之矣。何至一一徧問。而數百人者。雖信感恩。亦不應盡能如此。然而通鑑取之。豈多愛不忍。雖溫公未免歎。劉子翬不信。田橫客俱死。事以爲溢美之言。予於此亦云。

管甯。華歆。共鋤園菜。見地有金。甯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世皆優甯而劣歆。予謂以心術觀之。固如世之所論。至其不近人情。不盡物理。則相去亦無幾矣。畢竟金玉與瓦石。豈無別者哉。此莊列之徒自

以爲達而好名之士聞風而悅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論則不然。貴賤輕重未嘗不與人同。特取舍之際。有義存焉耳。

陳壽評孫皓以爲肆行殘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旣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恩。曠蕩之澤。意若微譏晉武。而孫安國亦謂皓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不足謝冤魂。而優以顯命。仍加寵錫。非伐罪弔民之義。二子之言是矣。然湯武之師。本以救天下。是故誅其君。弔其民。而議者亦曰。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後世伐人者。例皆志於奪國。則旣得而止矣。詎有誠意爲民者。蓋不獨晉武爲然也。初羊祜陳伐吳之策曰。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嗚呼。果使吳人更立令主。民得樂業於一方。釋而存之。以爲外懼。豈非好事。今乃幸其無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嘗在民邪。武帝不足責也。若羊公者。世所謂仁人君子。而爲謀亦爾。則是舉也。尙可以湯武之事繩之哉。

東坡詩云。景山沈迷阮籍傲。畢卓竊盜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稱其賢。雖詩人一時之言。其實公論也。然志林復云。籍本有志於世。遭魏晉多故。乃一寓於酒。何邪。晉人放蕩。本其習俗。而好事者每爲解說。子由所謂借通達以濟淫欲者。誠中其病。古之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則命也。何必穢污昏醉。爲名教之罪人邪。蓋籍嘗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則亦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溥南遺老集卷二十八

臣事實辨中

阮籍廣武之嘆呼沛公爲豎子。李太白譏其狂言非至公。而東坡以爲指晉魏間人。予謂籍傲誕大言。視先王曾無忌憚。而何有於沛公乎。此固無足怪者。蓋東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責也。

晉史載祖約好財事。其爲人鄙猥可知。阮孚蠟屐之嘆。雖若差勝。然何其見之晚邪。是區區者而未能忘懷。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當時以爲名言。浩問劉惔。自然無心於稟受。何爲善人少。惡人多。惔曰。譬如瀉水著地。縱橫流漫。略無方正圓者。一時絕嘆。以爲名通。人有能百擲百慮者。王衍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曰。王君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噫。三論無謂甚矣。而取重於世如此。晉士以虛談相高。自名而夸世者。不可勝數。而三子其尤也。顧存而傳者若是。其餘可以想見矣。將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幾兩屐。婦人所知。而遂以決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答曰。身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余嘗讀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唯貧而不改其節。故

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尙可爲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爲美談。亦已陋矣。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或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謂此一時率爾之言。非確論也。吉人之詞固寡。而寡未必皆吉人。遽以是定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

謝安問王子敬書何如。逸少答曰。故當不同。安言外論不爾。則又曰。外人安知。或稱李含光書過其父。含光聞之。終身不書。子敬非禮矣。而含光亦太過也。

晉元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曷不但言禮不可瀆。上下之不可亂。而猥假此喻。人主之尊。止圖瞻視而已邪。晉士虛談類如此。

晉兵伐吳。孫皓遣其丞相張悌副軍師諸葛靚等逆戰。大敗於板橋。靚邀悌遁去。悌不從。靚自往牽之。曰。存亡有數。非卿一人所能支。奈何。故自取死。再三牽之。不動。乃放去。悌卒死之。及皓降。靚逃竄不出。武帝訪得之。欲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嗚呼。靚身爲軍師。而臨難苟免。又勸主帥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國滅。天命有歸。乃始讎晉。不向朝廷而坐。亦何謂也哉。

苻堅將楊安攻晉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爲賊所獲。遂降於安。嗚呼。虓旣以不忍捐親之故。而至於受污。沒身不仕。以終天年可也。豈復名節之足言哉。而每見堅輒箕踞侮慢。或至詆罵。旣又屢爲叛逆而不悛。此何謂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湔洗前罪而歸見晉人邪。不忠於晉。而無禮於秦。進退兩失。其妄人

也已矣。

溫嶠將劉琨之命。其母止之。絕其裾而行。鄧攸避石勒之難。其子隨之。繫於樹而去。千載之後。猶令人恨。二子之罪。可勝誅乎。史臣以爲攸之無嗣。天蓋有知。其論甚愜。而稱嶠辭蹈義。申包胥無以尙之。斯則陋矣。考之當時。勸進之行。不必須嶠。而忍違慈旨。使之抱恨終身。喪葬俱廢。此特以功名爲急耳。豈得與申包胥比哉。張南軒曰。就使太真有克復神州。一匡天下之勳。亦浮雲之過太虛耳。不足塞天性之傷。若順母意。雖泯滅無聞於後。而所全者大。不愧於心。烏能以此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爲萬世之訓矣。呂氏博議以溫嶠詐王敦求脫爲累。晉其言過正。不近人情。朱輔曰。以周身之防。寓愛國之實。反經合道。要無可訾。予謂只爲己計。亦不害於道。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無名而死於逆賊之手。亦何圖哉。逆賊之前。豈所以施信義者耶。

傅亮、謝晦、徐羨之皆晉室之臣。而陰附劉裕以成篡代。罪固不容誅矣。及其受裕顧託。曾未期年而弑營陽。戕義真。略無忌憚之意。旣已遣人迎文帝。則又分據要地以爲後圖。此亂臣賊子之尤者。文帝誅之。蓋千古之所快。而蘇子由著論以爲元兇劾之變。乃天之報復文帝。與亮等同過。豈理也哉。至其稱引春秋之義。解釋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與取馮道殆無以異。嗚呼。蘇氏溺於佛老。每以聞大道自矜。而時持害教之說。不爲無罪於吾門也。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我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劉湛入獄。謂其弟曰。相勸爲惡。

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嗚呼。滂生昏亂之朝。而標置自高。忿疾已甚。蓋所謂殺其軀也。顧乃恨爲善之無益。固已惑矣。至於湛輩。貪權煽亂。死復何辭。而亦出此語。豈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義康。以得罪出鎮豫章。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意謂義康。關於大義。貪權昵黨。不遠嫌疑。故至是耳。其評甚當。然琳本道人。而幸主見知。遂參預朝廷之政。賓客填門。四方贈賂相系。至有黑衣宰相之稱。使果嘗讀書。知道理。不當少戢耶。斯亦幾何其不敗也。

劉凝之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跳而反。鄰人得屐送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東坡云。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予謂沈亦未足爲法也。君子之道。貴乎別嫌疑。明是非。其實吾物。何爲受誣。而與人使因而不還。則成彼姦計。而自貽不韙之名。果何圖哉。且所認有大於是者。皆可與之而不辨乎。然則麟士所處。雖差勝凝之。要亦不近於人情。而君子不貴也。蘇氏嘗以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爲非。而顧復有取於麟士。何邪。

蕭道成取宋。王儉。褚淵之力爲多。然觀其始謀。本出於儉。淵初無意。爲所迫而後從。則儉之罪重於淵矣。而一時物議。往往咎淵而少及儉者。何邪。

齊高嘗曲宴羣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休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想儉當時自謂風流。

勝於諸子矣。而不知諂而迎合以啓驕侈之心。曾不若彼伎之爲本分也。嗚呼。儉旣陰贊道成以奪宋國。及相齊朝。又爲此佞媚之態。非小人孰能爾哉。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勸其引決以保全門戶。晏不從。及晏拜驃騎將軍。謂諸昆弟。若從阿戎言。豈有今日。思遠曰。猶未晚也。晏嘆曰。世乃有勸人死者。後晏果伏誅。世或以思遠爲賢子弟。予謂不然。晏之貪權。固爲非智。思遠力諫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時。遼東翟黑子有寵於帝。犯賊事覺。謀於高允曰。帝問當以實對。爲當諱之。允教以實對。不宜欺罔。黑子竟以不實對被誅。後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嘗同修。亦當坐之。太子營救。導令翻異。不從。帝賞其直。赦允而誅浩。他日太子責允。對曰。臣與崔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所願也。退謂人曰。我所以不從東宮。恐負翟黑子故耳。世皆以爲美談。予謂此言殊未當也。臣不欺君。自是當然之事。不必有爲而後爲。且黑子不從允教而死。非允誤之也。而何負之有。使允所坐果實。則詭言自脫。是爲負浩。豈關黑子。如其不然。冒覆族之禍。而踐疇昔之一言。果何義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爲刺史。或勸其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遂舉家之官。及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小弱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將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復命追還。賊至。將士爭奮。曰。崔公尙不惜百口。吾獨何愛一身。戰死者相枕。城陷。楷不屈而死。或問楷處此何如。曰。後一節可矣。其始則失之過焉。食人之祿者。固憂人之憂。然一身盡

節。自足塞責。單騎之官。法之所許。且無害於義。而必全族蹈禍。以固衆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於隋。而直言於太宗。溫公曰。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爾。或曰。矩迹則忠。而其心則佞。煬帝喜諂諛。矩則以諂諛而悅之。太宗好諫諍。矩則以諫諍而媚之。視君之好惡而爲取容之計也。此大姦之情。明主之所當誅也。慵夫曰。攻矩之心術。此固中其病矣。將以示勸戒而行教化。則溫公之論。亦豈可廢哉。

范純夫。程正叔。皆言魏徵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事太宗。予謂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立。實高祖之命。然則王魏死其難可也。不死而事太宗亦可也。溫公作通鑑。正叔嘗勸其著徵罪。而溫公不以爲然。得之矣。唐王義方爲御史。將劾李義府。而恐其得罪。以貽親憂。乃請於母。旣許而後言之。張鑑救盧樞亦然。夫旣居憲臺之職。豈得以親憂之故而遂不言邪。近代鄒浩。劉安世。聞有諫官之命。皆先請於母而後受。是則知所處者矣。

溥南遺老集卷二十九

臣事實辨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以重威。上悅。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當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嗚呼！古人以家四海爲言者多矣。事雖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狹之心，而蕭何以之啓奢靡，姚崇以之勸逸游，信乎六經之言，有時可以文姦也。據二主初懷戒懼之意，正當將順以成其美，而何等乃以邪說引之於惡，罪孰大焉。然何語雖非，物以自解其失，情猶可恕。崇方失寵，因此迎合，遂復相位，則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誅也。

唐玄宗幸洛，以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廣平諫之，既見從矣，乃復請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迄今待罪朝堂而後赦，上善之。嗚呼！臣以進言爲忠，君以納諫爲聖，上下同心以求真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後世諛臣專以歸恩分謗爲愛君，於是人主始諱其過而恥屈於下矣。孰謂堂堂如宋公者，而亦爲此態乎？

李希烈攻甯陵。劉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居西北。未嘗內顧。而猝下斬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圍。杜牧之所記如此。嗚呼。無罪而殺其所親。以之警衆。雖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爲好事者傳會。此蓋有功於昌。而東坡譏笑之。信蘇氏之學。駁而不醜也。

或問張巡許遠何如。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爲之乎。甯使賊殺。豈容自食。故予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劫不能滅也。或曰。爲己則不可。爲國何害。曰。爲己與爲國等耳。天下只有一箇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況其未必哉。爲巡等計。可走則走。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爲臣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輩曲爲辨說。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議者遂定。嗚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郭子儀不理發冢盜。蓋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危疑。而安反側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楊龜山以爲能忘物我。豈不悖哉。此流於莊列之薄。非所以爲人子之訓也。

李西平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以爲皇家之福。因請速進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嚮非相拒也。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我軍不戰自潰矣。皆謝非所及。予謂西平處此固善。然終不當語人。其機已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敵。

義自當爾。天象吉凶。實不暇問。亦無事乎此機也。

陽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論其非。而范純夫辨之。以爲實有所待。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蓋以城之素行。非畏禍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齡。救陸贄事。故爾云云。要之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爲臣之法。當以韓、歐爲正。

唐史稱陸宣公貶忠州。避謗不著書。恐未必然。宣公經濟之學。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則發而見於用。否則嘿而已矣。不然。公處昏君邪臣間。直言鯁論。未嘗有所屈。豈其一遇斥逐。而遽爾畏忌邪。史氏之期公淺矣。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諱也。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遂爲此諛悅之計。高自稱譽。其鋪張歌誦之能。而不少讓。蓋冀幸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得不至於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於流落可也。而乃譏怨。曾無責己之意。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至有羨於病顛馬。翫浮圖。旣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進。且以牛。李譏切父政之故。遂深疾進士。嘗謂武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蓋少習其業。而熟於朝廷臺閣之儀。寒士雖有過人之才。不能閑習也。此以其言爲不公。而楊中立力爲辨之。慵夫曰。在他人言之固無嫌。自德裕而言。雖曰非私人不信矣。若謂人材色色有之。不必進士。則可。乃

欲專任公卿子弟。豈得爲公論哉。天下之事。豈徒習家業。熟朝儀者所能辦。而才誠過人。則亦何有於此等哉。自古由寒素爲名臣者。何可勝數。膏粱紈綺子。焯焯者幾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顧不褊淺而可笑邪。使德裕羸人。猶不足深責。彼其著書論事實。皆本於儒學。獨以激於私意。遂爲是過正之說。卒以忌刻禍及搢紳。至於斥死而不悛。其天資小人也哉。

唐哀帝時。朱全忠欲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宰相裴樞謂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殺樞。歐陽子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尙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范純夫非之。以爲樞乃全忠之黨。從其大而違其細。以竊天下之虛譽。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葛勝仲曰。自古姦臣有篡奪之志。必誅異己者。曹操殺荀彧。司馬懿殺王經。未有同己而誅之者。樞果從其大而違其細。全忠自當以意曉。尙何甘心投之濁流。從李振之謀耳。振嘗曰。王欲圖大事。而樞帶朝廷之難制者。故令殺之。昭宗時。樞爲汴州宣諭。以與全忠素善。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後雖因全忠言而復相。然能持之以正。則始進不足累也。當以歐陽子爲正。惟夫曰。葛氏之言當矣。然歐公亦許之太過。所以起純夫之辨。若樞者。有書生之直氣。而無不可奪之大節耳。

新唐書孝友傳。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乃復兄弟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篤於友悌者。豈一婦人可得而間之。旣已爲所愚。而至於乖離矣。雖知過而改。亦何足入。

傳也。

王朴薦扈載於李穀。久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乃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中病卒。時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子謂人之於事。亦盡其當爲者而已。朴能薦士。信然。穀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誠有命。則壽夭貴賤。固已一定而不可逃。豈宰相所能予奪而損益哉。穀言亦偶中耳。

馮道忘君事讎。萬世罪人。無復可論者。而蘇子由曲爲辨說。以爲合於管晏之不死。雖無管仲之功。而附於晏子。庶幾無媿。嗚呼。是豈可以爲比哉。子糾。小白均爲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旣已爲君。內外安之。初無異議。則齊國小白之有也。糾不復爭。而仲亦無必死之義。故曰糾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嘗辨之矣。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齊之胤也。莊公之讎在崔杼。而不在景公。而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大夫之不己與者。則晏子不肯焉。使杼而自立。晏子其肯事之乎。是固不得以爲比也。又以對德光之問。爲能活中國。受郭威之拜。爲能重朝廷。且曰。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談笑拜跪卻之。非盛德不能如此。其言區區。尤爲可笑。使此事果實。亦何救乎大節之虧。況其不然乎。蓋道之對德光。諂以求媚耳。初豈在民德光之不殺。適其不欲耳。何有於道。至於威之拜道。道之不答。特平生長幼之禮。不能遽改於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漢之輕重。固不繫於此。夫有汲黯之直節。而後能弭劉安之謀。有周訪之威望。而後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販君賣國。習以爲常。此乃姦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謂其能卻人於談笑。

拜詭之間乎。夫惟威之視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舊好而無間。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無嫌。不然。威其肯爾。而道其敢爾耶。道之迎湘陰也。揣威無實立之志。不能以大義動之。正論諭之。而徒要其無使。妄語而已。行未及遠。威已代漢。道復俯首而事之矣。所謂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議者曾不考其實。要其終。而惑於適然疑似之跡。亦已謬矣。而臣至於馮道。萬善不足贖。百說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猶可以貸焉。豈復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王介甫則方之伊尹。富文忠則目爲大人。其餘紛紛者。不論也。乃知逐臭之夫。今古不乏。而堯桀之是非。有時而顛倒。歐陽子爲道傳。鄙薄貶斥。若將不齒。然於此等。亦以爲誠然而不能辨。何邪。荊產云。道欺盡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諸公。此老賊伎倆。亦自高。嗚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受之者。陋見耳。吾嘗論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書。食人主之祿。而散昌言以馮道爲是者。皆當伏不道之誅也。

至沂公有言。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歐公每誦之。以爲得大臣體。予謂人臣雖不當收恩。然賢才豈可不求。雖不當避怨。然人情亦豈可輕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於不肯薦人。歐公惟主斯言。遂至於喜犯衆怒。皆用心之過也。

王介甫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曰。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責神廟。以皋夔稷契自任。漢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高也。及其憤新法之不行。則甘心爲商而羨慕之。又何其卑也。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

議論辨惑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爲語病。又可謂生重於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蔽。曄也。叛人。何足以知之。

唐蘇頌論夷齊。四皓優劣云。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果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鄙哉斯言。爲論不求是非之眞。而徒倚古人以爲重。殊可笑也。呂東萊曰。競駑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隨伯樂而譽馬。未免爲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未免爲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遠哉。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子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無事儀秦之術。蘇氏喜縱橫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邵氏聞見錄云。顏子得位爲堯舜。孟子得位爲湯武。此繆論。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何嘗有決擇之意。彼徒見顏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爲。而孟子游說諸侯。急於救世。遂敢臆度而爲是斬絕之論。豈知顏孟者哉。

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之。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

在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遂良。成湯之所以昌。崇德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勵世之具廢矣。

溫公排孟子而歡服揚雄。荆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非武王而以荀彧爲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可怪者。

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寬假曹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獎飾馮道。皆繆戾之見。有害於名教。不足爲長厚也。

司馬溫公論曹操篡漢。以爲非取之漢。而取之盜手。失言之罪。萬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論蕭道成。當討蒼梧。劉知遠不必赴晉。難。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廢何邪。是非有定理。而前後反覆。以遷就已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東坡以武王伐殷爲非聖人。斬然不疑。至其論范蠡之去。荀彧之死。則皆許以聖人之徒。是何靳於武王。而輕以予二子也。

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猶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於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胡寅論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於中原。與劉琨。祖逖之徒。犄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不此之慮。而甘爲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其論朱溫曰。爲全忠計。旣下韓建。服李茂真。經理長安。紀綱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敬順之道。唐若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嗟夫。

二子之意則善矣。抑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而望之乎。書生之迂闊如此。子由雜誌。記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姦。有害正理。而區區妄意於神仙。殊爲可笑。蓋蘇氏議論闊疎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譏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說爲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顆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呂氏博議反覆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覈尤甚。始予猶謂是少年場屋之文。出於一時之率爾。而讀詩記黃鳥篇。復引蘇氏語爲解。乃知其所見之蔽。蓋終身也。

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消。史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道不殊於帝德。史法無害於經意。直厚之鄙見如是耳。

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盡。予謂辨無太深。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鄭厚曰。使湯武不爲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予謂不然。聖人與天爲徒。而以大義公天下。遇所當爲。固不暇遠憂後世。而亂臣賊子亦不必藉口而後發。梟獍豺狼之惡。何嘗有所因乎。且魏晉而下。凡篡奪者。皆以禪讓爲名。然則堯舜亦爲亂臣賊子倡乎。以是論湯武。陋矣。厚又曰。以湯武順天應人。非得已者。此書生所知也。嗚呼。順天應人。易之所稱也。厚雖鄙薄聖賢。其於孔子猶若有所憚者。至是說則

併孔子而不取矣。小人無狀。一至於此。天下之事。亦有非書生所知者。名教之理。而書生不知。則誰復知之。且厚獨非書生邪。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湯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鄭厚小子。敢爲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爲聖賢。而亟備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爲薄。佞夫之口。其足憑乎。

鄭厚曰。江河之流。多渾渾。棟梁之材。多礫礪。至廉者以穢養之。至美者以醜襲之。衣錦尙裝之義也。無管仲之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則仲一淺丈夫也。必不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無蕭何之強買賤貫。則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鎮國家。撫百姓。爲一代宗臣。無霍光之陰妻邪謀。寵女立后。則光一忍人也。必不能當廟堂。擁幼君。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嗚呼。自古跌宕不羈之士。往往略細謹。犯非法。君子取其所長。恕而不責。則有之。今日必如是而後可以了大事。然則凡修身慎行者。舉皆碌碌而無足取矣。亦何以學爲哉。世惟知其訕薄湯、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韓退之嘗曰。孟子醜乎醜。荀、揚大醜而小疵。以予觀之。孟氏大醜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醜疵也。

退之三器論。以爲階太平之治。歸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愜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爲第一。然辭采不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議。故不入內篇。惜哉。

柳子厚斷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覈實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

病。雖蘇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溫公東坡深罪之。未爲篤論也。

通鑑一書。妙絕古今。雖萬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評爲可恨耳。當刪去之。

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性命之說。吾從歐陽子。祭禮之說。吾從蘇翰林。封建之說。吾從范太史。餘論雖高。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難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假說。漢儒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參之以禪機玄學。而聖賢之實益隱矣。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一

著述辨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蓋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爲名。如學而爲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揚子法言隨問而答。論孟之禮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爲序。曰譏某篇。乃失其宜歟。

晉人以杜預。顏師古爲工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堯卿。文伯起之於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爲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護諱而曲爲之說。恐未免妾婦之忠也。

外紀通鑑之贅也。道原初勸溫公始於上古。或自堯舜。公曰。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又勸其始於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既稱其可法。而卒爲此書。蓋好古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矣。然勉強牽合。至取戰國諸子謬妄之說以實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爲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贊諸篇。殊不足觀。蓋爲蛇畫足。欲益而反弊者。顧乃高自矜誇。譏子長之末周。豈不可笑哉。

語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述史記。以爲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

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騭衍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騭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謂牛鼎。卽上飯牛負鼎之事耳。而貞解爲涵牛之鼎。云衍之術迂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於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耳。餘皆委曲穿鑿。出於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周禮皆然矣。謬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從己。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旣不若先儒之望。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僕。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有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卽足。何必嘖嘖如是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勝其弊矣。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詞。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於世教。讀詩記乃反平常。

無甚高論。大事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

東萊謂學者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予素不明易。程氏傳未敢知。若謝氏、胡氏之書。嘗略觀之。大抵喜爲鑿說。過正者多。惟唐鑑實爲純粹耳。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二

雜辨

舊說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所著書專薄禮學。論者疑別有老子。予謂聃雖不喜禮學。然以大賢而嘗仕於周。其於典故豈無所聞。亦猶萇弘之於樂。鄭子之於官。孔子問之。亦何足怪。但不知果嘗問與否耳。蓋自莊周寓言設老聃訓誨孔子事。以自尊。而漢儒記禮有聞諸老聃之語。世遂信之。夫司馬遷最喜老子者。然其爲傳尙不能詳其主名。及生於何代。安知果與孔子同時哉。

莊周詆訾孔子之徒。蓋其學本於黃老。加以天資刻薄。猖狂恣睢。而無忌憚。則其輕蔑吾儒。無足怪者。東坡乃謂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譬楚公子微服出亡。其僕操箠而罵。以爲倒行而逆施者。此出於愛周而強爲解釋也。彼公子之僕。權以濟事。不得已焉耳。周之於孔子。其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羣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於虞書。班班可考也。而左傳載季文子八凱八元之說。何所本哉。杜氏以八凱爲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爲稷、契、朱虎、熊羆之屬。蓋妄相配合耳。且書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爲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凱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八元布五教於四方。是八凱同任禹之職。而八元並預契之政也。無乃戾乎。其言四凶亦與書不合。此殆誣謬。而杜氏強爲解釋。無足憑焉。學者盍亦信乎經而已。

季文子言元凱世濟其美而堯不能舉。四族世濟其凶而堯不能去。舜能舉而去之。故天下同心歸戴。夫堯舜百王之冠冕。皆聖人也。使堯誠不舉善而去惡。尙足爲聖乎。此固無稽。而劉道原以爲堯知舜於側微。而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亦妄意之說也。

文王遇呂尙於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爲義。而世遂單稱太公。如周召之類。或又以望子爲名。皆非也。至范睢傳載秦昭王語云。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謂以先君呼之矣。豈不愈繆哉。

經傳稱秦伯爲穆公。或亦作繆。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對胡亥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然則二字義殊。繆當音靡。幼反矣。不知恬何據而云。且二字旣殊。豈得並舉耶。唐高定年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異之。按湯誓云。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而已。定之所舉。乃甘誓之詞也。

皋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甚明。而唐劉迺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鹵莽如此。豈其有所脫遺邪。

屈原離騷有漁父篇。寶主問答。其辭華麗而雜以韻語。此蓋假設以見意。與卜居一體耳。司馬遷乃取以

爲傳。劉子玄旣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漁父之名。使誠有斯人者。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雜說曰。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盡粟一石。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之不盡爲不知馬。嗚呼。千里之材。固有異於常馬者。然亦非徒以善食而後能也。退之平生以貧而號於人。歎一飽之不足者屢矣。豈其有激而云耶。

劉原父自號公。是先生。貢父號公。非先生。貢父云。是其所是爲易。非其所非爲難。或評王介甫明於知君子。暗於知小人。予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則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則能知小人矣。世豈有能識白而不能識黑。能辨東而不能辨西者乎。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一事橫於胸中。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偶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論甚高。然彼於文章翰墨。實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充其言也。蓋嘗自跋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鼇山悟道書。又曰。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苟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觀此二說。其得謂無心者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嘗以三錢雞毛筆書。蓋不得已耳。誠使佳者。固當有間。而云在手不在筆。此一時誇辭。非中理之論也。

魯直之於辭章翰墨。子由之於政事道學。品藻標置。見於言論之間。誇而好名。亦其短處。東坡蓋無此病也。

穎濱雜誌云。鳳翔開元寺僧。有得祕方能以淡金爲精金者。素不傳人。後強予子瞻。曰。此方可知而不可爲。爲之必有禍敗。以子能不爲。故傳焉。然慎勿輕以授人。子瞻許諾。其後陳希亮求諸子瞻。子瞻不得已。予之。旣而深悔。恐陳卿不能不爲。而負僧約也。陳果大作以殖產。然竟病指癰而殆。乃知僧言爲不妄。又有蜀僧儀介者。亦得其方。所至營造。其費不貲。而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傭夫曰。此僧誠惡人爲之。何苦強傳其方。子瞻旣以予人。豈能使之不作。介雖不以自利。其罔人之罪。亦安得免乎。是三者皆可笑也。

程氏曰。今人以影祭先。不便。錯一髭一髮。便是別人。此亦太過也。存其形狀。姑以慰想像之心。初不在一髭髮之間。若云僞妄而非真。則髭髮雖同。亦豈其人邪。故但言其徒勞而無益足矣。何必如此說。

程伊川言。婦人夫沒。雖貧窮無以自存。亦不可再適人。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此迂儒執方之論也。先王制禮。雖曲爲之防。亦須約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萬世常行。而人不爲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三

謬誤雜辨

公羊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蓋接上文將弑君之辭也。唐明皇廢王后詔云。見無將之心。劉從諫理王涯等冤云。有如大臣挾有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蕭遘斥時溥之姦云。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如何道來。後人用此字。往往不安也。

王戎問阮瞻。老莊與聖人。其旨同異。瞻以將無同答之。戎咨嗟良久。乃辟爲掾。時稱三語掾。瞻意蓋言同耳。晉人例重玄學。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將無云者。猶無乃得無之類。庾亮令褚裒認孟嘉於衆中。裒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苟晞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劉裕受禪。徐廣攀晉帝車泣涕。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皆是類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通鑑載謝晦語亦然。以此可知其爲同。世說記三語事。則又有衛玠嘲之之辭云。一言可辟。何假於三。蓋欲直言其同。而不必更加疑耳。今通鑑所載。既依本文。而溫公自節本。乃改爲無同異。豈溫公於此未詳歟。而林氏又爲之說曰。二則有同。有同然後有異。一則無同。無同然後無異。求其同且不可得。尙可以求異乎。何謬妄之甚也。後漢陳煒謂孔融幼而聰慧。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蚤慧乎。將不亦猶將無也。蓋以煒言融雖蚤慧。而大未必奇。故融復言煒既大而不奇。則疑於蚤慧也。或謂實言其不蚤慧。誤矣。世說云。殷仲堪之荆

州王東亭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爲名。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任。與本操將不乖乎。殷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南史荀萬秋對策。父昶以示釋道琳。道琳答曰。此不須看。苟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竟不看焉。推此類。則其義可見矣。

學者多疑甯馨之義。或以爲美。或以爲鄙。皆非也。山濤目王衍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此美之之辭也。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甯馨兒。此鄙之之辭也。夫甯馨猶言如此然也。今世方言往往有近之者。但聲之轉耳。故張謂詩以對阿堵。劉夢得送日本僧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平仄雖殊。其意一也。宋書於太后語加如此字。蓋誤而不足憑焉。魏書作如馨。是則大同而小異耳。東坡和王居卿平山堂詩云。六朝興廢餘邱壘。空使姦雄笑甯馨。殊無義理。特迫於趁韻。姑以爲王衍之名而已。近觀吳曾漫錄亦論此字。併載王衍廢帝事云。晉末間人。以甯馨爲不佳。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之語。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張劉二詩。蓋乖其義。此大謬也。山濤之言。分明是歎美。安得併謂之詆叱哉。又以甯馨爲非馨香。其鄙陋可笑甚矣。洪邁容齋隨筆云。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甯可戰鬪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尙多用甯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予謂邁引晉人語爲證。是矣。若何則義不然。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曰。甯猶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

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王衍呼錢爲阿堵物。東坡和陶詩以阿堵爲牆。或指佛書云。理亦應阿堵上。阿堵如格言。阿底也。不應爲牆。若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則阿堵乃眸子耳。此字當從目。按東坡和陶詩云。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此亦指牆而言。阿底與王衍之呼錢無異。豈遂以爲牆之名哉。愷之語從目者。蓋一時書寫之偶然。或俗子以意改之。其實訓義皆一。不妨通用。然則東坡未嘗以堵爲牆。而城陽妄認堵爲眸子也。

世說。陳元方子羣。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蓋言其賢相等。不能相勝也。晉王珣弟珉。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也。北齊邢子良愛王晞之清悟。與晞兩兄書曰。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此言弟過於兄也。隋書杜正玄贊云。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此言在昆季中最優也。今人作書簡。往往呼朋友爲難弟難兄。其義未安。豈別有據乎。賀知章曰。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元德秀字也。今人書簡。遂有紫宇之稱。不成語矣。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蓋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陳。皆飛騰超世之語。適當其心。故自有凌雲之氣。而學者多以爲文辭。可以凌雲何也。李白詩云。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此得之矣。彼有云。高義薄雲天。凌雲健筆意縱橫者。非本乎此。自不妨。

左氏言病在膏肓。膏肓者胸膈之間。猶心膂肺腹之類耳。或遂以膏肓對錮疾。是豈病之目邪。新唐書李靖傳。至謂靖爲蕭銑輔公廝之膏肓。其謬益甚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此特喻其所出寔大而巳。世遂以制誥爲絲綸。而職翰苑者謂之掌絲綸。又有綸閣綸閣之稱。古今相襲。恬不以爲怪。不亦過乎。

主父偃傳附嚴安上書事。索隱曰。嚴本莊姓。明帝諱。後並改爲嚴。然則遷史本皆莊字。而東漢人改書如此也。然張湯傳先稱嚴助而復云莊助。東越傳又云莊助。田蚡。張蒼傳又書莊青翟。相如傳首書莊忌。夫子至漢書申屠嘉。田蚡傳皆作莊青翟。而公孫弘傳始作嚴字。雜亂不齊。蓋校定者失之不精耳。

左傳齊景公更晏子之宅。晏子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三子先卜鄰矣。吾敢違諸乎。子謂自諺以下。皆晏子之語也。而與傳者語猶無別。可乎。必有脫字。

書稱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訓汝也。周瑜上孫權疏云。是瑜乃心日夜所憂。卻正教劉禪語云。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揚子雲逐貧賦云。昔我乃祖。宣其明德。沮渠蒙遜謂其衆云。吾之乃祖。翼獎寶融。保甯河右。無乃悖乎。

史記言四皓定太子。書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當作本留侯。石慶數馬事云。猶然如此。當作然猶。通鑑稱苻堅喜王猛誅諸豪強云。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當作今始。郭從謹言於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當作知必。德宗聞李泌補戍卒之說云。如此。天下復無事矣。當作無復。權德輿論光武封子密事云。

反乃爵以通侯。當作乃反。

南史齊東昏侯游獵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麋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宋蕭琛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棗擲上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劉瓛妹爲齊鄱陽王妃。王死。妃追傷成疾。瓛令陳郡殷蒨畫王與平日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密使媼娒示妃。妃視畢仍睡之。因罵云。故宜其蚤死。詳此三仍字。皆當作乃。南北史中此類甚多。豈傳寫之誤耶。

古人言文集行於世者。世間也。或有云行於代者。代字雖亦訓世。義自差殊。武三思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此本只是世字。蓋當時記錄者避太宗諱。故易之。而後之作史者遂相仍而不刪。其實不成語也。

古人言底事、底物、底處、有底、作底、底之訓何也。今人或認爲此字之義。誤矣。

史記平準書云。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漢書食貨志亦同。師古曰。大氐猶言大凡。無慮亦謂大率。然則語意重複矣。史記稱莊周之書。大抵率寓言。率亦大抵也。

退之閔己賦云。伊時勢而則然。子厚夢愈膏肓疾賦云。中醫攻有兆之者。而則之者。語病也。科舉子或時犯之。蓋不足怪。孰謂二公而有是乎。

孔子言十五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述其平生次第如此。非世之所共也。而後人文字。

中便以知命耳順從心爲歲數之稱。旣已非是。而南齊書文惠太子傳云。年始過立。劉子玄自序云。年已過立。豈不愈謬哉。

曲禮所記。自幼學至於期頤。皆漢儒強名。本無義理。而世之俗學。亦或以爲年齡之目。蘇易簡之死。未及四十。然已經執政矣。或記其事云。竟不登彊仕而卒。可以一笑。

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而非其好。紈袴貴戚子弟之服耳。劉子玄自述其兒童時事云。年在紈綺。此何謂哉。潘岳嘗言。予年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人之衰白。早晚固自有不同。而庾信哀江南賦序云。信始二毛。卽逢喪亂。亦非也。

楊大年嘗言。禮稱四十強仕。七十致仕。凡仕於公者。古制不過三十年。大年十一歲解褐。甫四十以疾辭位。蓋以此。予謂曲禮之說出於漢儒所撰。以意強名。而謂之古制。殆不然也。夫年及七十。不論古制。自當退休。必曰四十而後仕。仕不過三十年。則有何義理。而考之古人。亦曷嘗拘此哉。

退之敍張巡事云。許遠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巡年爲長也。而新唐書遠傳云。遠與巡同年生而長。□□呼爲兄。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中有曰。同年而語。一日之長者。予竟不曉。同年一日。□□當與知者商訂。

書言百姓懷懼。若崩厥角。釋者謂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爲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書論太宗又云。皇威所

被。黎穎厥角。復何謂耶。孟子注昏不可曉。未敢憑也。

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蕭大園云。有朋自遠。揚摧古今。豈成語哉。然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謬久矣。南齊巴陵隱王寶義爲太尉詔曰。不言之化。刑於自遠。尤不可也。

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文甚明。非難辨也。而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曰。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何其謬耶。

論語稱夫子便言。唯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用唯謹字。而後世史書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爲成語。豈非習遷之誤耶。

自東漢以來。史傳文集中。往往以貽厥爲子孫之名。友于爲兄弟之名。至有謂隆於友于。傳諸貽厥者。公然相襲。恬不知怪。近世或辨其謬矣。然不特此也。書稱知人則哲。而范曄云。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宋文帝云。吾無則哲之明。沈約云。有以見武皇之則哲。詩稱王赫斯怒。而薛綜上孫權疏云。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言發赫斯之命者。論語稱色斯舉矣。又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左雄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者。劉平等傳引云。鐘鼓非樂云之本。書稱士爰稼穡。范文正秋香亭賦云。賦士爰之甘味。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梁簡文論古今文體不同。則有俱爲盍各之辭。司馬貞譏史記不傳季札諸人。則有何爲蓋闕之語。嗚呼。學者於義訓幽深隱奧者。容有差誤。至於此類。

如辨黑白矣。而鹵莽若是。其與矇瞽何異哉。東坡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希年。此則滑稽以爲嬉笑者耳。而藝苑雌黃與友于貽厥同譏過矣。

詩云。潛焉出涕。語云。夫子喟然而嘆。潛者涕之貌。喟者嘆之聲耳。詞人便有涕淚潛。拭餘潛。坐喟。喟也等語。殆不可也。

穀梁曰。三軍之士。粲然皆笑。粲只是笑貌耳。宋子京筆記曰。粲明也。萬衆皆啓齒。齒既白。故以粲義包之。其謬論不必辨也。

柳文言世塗昏險。云擬步如漆。卻是地黑也。歐詩言夜色晦冥。云舉手向室如抹漆。卻是皮膚黑也。

今韻略定上下字有可疑者。其訓上字也。在上聲則曰方將欲上。去聲則曰元在物上。及訓下字乃反之。何邪。

柳下惠言伐國者不問仁人。此蓋拒魯侯之辭耳。慕容德勸燕王暉伐秦。遂曰。願獨斷聖慮。無訪仁人。豈所謂以意逆志者哉。彼夷虜之人。蓋不足責。然世之書生。類此者亦多矣。

蒯通曰。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願力不能。霍去病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訓。願爲念。揚雄解嘲云。願嘿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願反也。二義皆非。蓋此等字不能形容。但可意會耳。

茆璞三餘錄云。孟嘉嘉誌。桓温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意。答以漸近自然。晉書更之曰。漸近使之。然殊失其旨。蓋肉聲者歌也。不假於物。故曰自然。嘉之意謂絲聲之假合。不如竹聲之漸近。竹聲之漸近。

又不如肉聲之自然也。然古人以歌謳名者，如王豹、縣駒、秦青之流，皆男子也。而此專言聽妓，則知俚語所謂詞出佳人口者，其來已久，以古意推之，歌舞管絃，不必專言聽妓。予謂璞表出墓誌之語，以證晉書之失，殊快人意。至其分別漸近自然之義，及辨論妓字皆非也。蓋漸近自然，總言三節，只是一意，而云假合不如漸近，漸近不如自然，何邪？聽妓，卽聽音樂也。本作伎，教坊記謂太常樂人爲聲伎兒，舊唐李勣臨終與家人別，堂上奏女妓。通鑑賀蘭敏之居喪，釋衰絰奏妓。蓋妓伎二字，本通用也。

魏志鍾繇議田疇讓封爵事曰：子路拒牛，仲尼謂之止善，雖可激清勵濁，猶不足多。裴松之曰：按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與繇所引不同。未審繇誤或別有所出。予謂此皆小說寓言，縱有所出，亦何足信哉。

魏略曰：華歆與邴原、管甯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頭，原爲腹，甯爲尾。裴松之謂原之徽猷懿望，無媿華公。甯含德高蹈，恐難爲尾。魏略之言，未可以定其先後。所評固善。然劉義慶世說亦載此事，蓋云甯爲頭，歆爲尾，乃與松之意合。不知所傳果孰爲真也。

謝安初不就徵辟，夫人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說者皆以爲恐不免富貴，而吳曾漫錄云：恐不免禍難。此於不免字固亦可通。然以掩鼻之意觀之，似不爾也。類說張尙書故實云：梁武帝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殆繆說也。此文雖不足觀，然皆偶儻韻語，要是文人

之所撰。豈有漫取不重之字而適能相就乎。或言本晉武時鍾繇撰進。年代久遠。又有兵火壞亂。不能成章。上乃令與嗣韻之。是則有理矣。

江鄰幾雜志云。歐陽永叔知貢舉。太學生劉幾試卷鑿紕。俄有間歲試。幾懼。改名輝。既試。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曰。永叔有甚憑據。予謂不然。公本疾其怪僻。故特黜落。以厲風俗。及變其體。則從而取之。此乃有憑據也。正使知其爲幾。亦必喜之矣。且公以斯文爲百世師。豈幾輩可得而眩亂哉。原父素與公爭名。故多譏戲之語。而鄰幾猥錄之。予不得不辨。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四

文辨一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答。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而蕭統別之爲二。統不足怪也。至遷。固爲傳。亦曰上覽子虛賦而善之。相如以爲此乃諸侯之事。故別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爲一邪。不然。遷固亦失也。

張衡二京一賦也。而文選析爲二首。左思三都一賦也。而析爲三首。若以字數繁多。一卷不能盡之。則不當稱某京某都而各云一首也。豈後人編集者之誤。而不出於統歟。然其說載庾亮評庾闡南都賦。謂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

晉宋書載淵明歸去來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皇皇欲何之。已矣乎之語。所以便章而爲斷。猶系曰。亂曰之類。則與上文不相屬矣。故當以時字之字爲韻。其留字偶與前休字相協而已。後之擬者。自東坡而下。皆雜和之。然則果孰爲韻邪。近見陶集本作能復幾時。此爲可從。蓋八字自是兩句耳。然陶集云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殆不可讀。卻宜從史所載也。

劉禹錫問大鈞賦云。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上二句脫兩字。何卜賦云。時乎時乎。去不可邀。

來不可逃。淹兮孰舍操。夫操所以對舍也。上當脫三字。又云。董之毒豕芥。雞首之賤毛。亦有脫誤處。禹錫集。文粹所載皆然。安得善本而考之。

東坡杞菊賦云。或糠敷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諸本皆同。近觀祕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瓠墨二字。固當勝也。

東坡詩論。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勞。而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此十六字。蓋重複也。不唯語言爲贅。其於上下文理。亦自間斷。此灼然可見。而諸本皆無去之者。蓋相承其誤而未嘗細考也。

左氏文章。不復可議。惟狀物論事。辭或過繁。此古今之所知也。如韓原之戰。晉侯乘鄭駟。慶鄭以其非土產而諫之。言其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何必爾耶。

左氏書。晉敗於邲。軍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獻帝紀云。帝渡河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操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劉子玄稱。正明之體。文雖缺略。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斷指。而讀者自見其事。予謂此亦太簡。意終不完。未若獻帝紀之爲是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駮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邁論固

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說也。沐浴佩玉，字實多兩處。夫文章唯求真而已，須存古意何爲哉。

邵氏云：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伯夷傳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歲寒然後知松柏等語，殊不類。其所以爲宏深高古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者，膽智甚薄也。慵夫曰：許由之事，何關伯夷？遷特以其讓國高蹈、風義略等，而傳聞可疑，因附見耳。然亦不足爲法也。若夫富貴不可苟求，歲寒知松柏等語，此正合其事矣。安得爲不類？且爲文者亦論其是非當否而已，豈徒以膽智爲貴哉？遷文雖奇，疎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高，而過正，將誤後學，予不得不辨。

洪邁云：司馬遷記馮唐救魏尙事，其始曰：魏尙爲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曰：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逾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予謂此唐本語，自當實錄，何關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則首虜差級，削爵罰作之語，宜移於前，而前語復換於後，乃愜。蓋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當如此耳。重言官職姓名，其實冗複，吾未見其益健也。宋末諸儒喜爲高論，而往往過正，詎可盡信哉。

洪邁云：文之繁省各有當。史記衛青傳云：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減史記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予謂此本不足論。若欲較之。則封戶之實。當從史記。而校尉之稱。漢書爲勝也。

司馬遷之法最疎。開卷令人不樂。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東坡不甚好之。而陳無已、黃魯直怪嘆以爲異事。嗚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爲不可曉也。安得如蘇公者與之語此哉。

晉張輔評遷固史云。遷敍三千年事。止五十萬言。固敍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繁省不同。優劣可知。此兒童之見也。遷之所敍。雖號三千年。其所列者幾人。所載者幾事。寂寥殘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傳。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漢乃始稍詳。此正獲疎略之譏者。而反以爲優乎。且論文者求其當否而已。繁省豈所計哉。遷之勝固者。獨其辭氣近古。有戰國之風耳。

邵公濟嘗言遷史。杜詩意不在似。故佳。此繆妄之論也。使文章無形體邪。則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則不是。謂其不主故常。不專蹈襲可矣。而云意不在似。非夢中語乎。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子美。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於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

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過於遷者爲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始盡其妙。而遷之變態亦何至於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說。則世之作者。其勞亦甚矣。其言弔屈原之魂云。不知魚腹之骨。尙無恙者乎。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詭激。亦不應爾。況可施於文邪。蓋馬氏全集。其浮誇多此類也。

洪邁謂漢書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予謂此實冗複。安得不覺。然既欲詳見其事。不如此當如何道。蓋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邁過愛而妄爲高論耳。

退之於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論。以予觀之。他文則未敢知。若史筆詎可輕孟堅也。揚子雲解嘲云。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此不成義理。但云爲於可爲之時。爲於不可爲之時。或云。可爲而爲之。不可爲而爲之。則可矣。

陳後山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爲後學之法。退之送窮文。以鬼爲主名。故可問答往復。揚子雲逐貧賦。但云貧與語。貧曰唯唯。恐未安也。

謝靈運嘗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共得一斗。茆璞辨其不然。慵夫曰。此自狂言。

又何足論。然璞復云可當八斗者。唯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凡爲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旣歸之事。當想像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爲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退之感二鳥賦亦然。

歸去來辭本自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後人模擬。已自不宜。況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

庾信哀江南賦。堆垛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爲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此何等語。至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讀庾氏諸賦。類不足觀。而愁賦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稱如此。且譏謂嗤點者。予恐少陵之語未公。而嗤點者未爲過也。

張融海賦不成文字。其序云。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何等陋語。

孔德璋北山移文。立意甚新可喜。然其語亦有鄙惡處。如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旣已大過。而又云。叢條噴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不亦怪乎。且顯實未至。但爲榜示。檄諭之辭。安得遽及此也。東坡謂退之畫詔。僅似甲乙帳。了無可觀。夫韓文高出古今。是豈不知體者。蓋其圖中人物。品數甚多。而狀態不一。公惜其去而不復見。故詳言而備書之。庶幾猶可得於想像耳。不必以尋常體製繩之也。秦少游誌五百羅漢云。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於敘事。該而不繁。縟。詳而有軌律。讀其

文恍然如卽其畫。心竊慕焉。故倣其遺意而記之。此復何如哉。或謂此退之最得意之文。則過矣。故東坡不得不辨。然其貶之不已甚乎。

今人作墓銘。必系以韻語。意謂敘事爲誌。而系之者爲銘也。然古人初不拘此。退之作張圓、張孝權銘。皆止用散語以誌。而終之曰是爲銘。其銘乳母亦云。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爲銘。蓋祇此爲銘。而不必有所系也。而或者於孝權銘後注云銘亡。獨何與。

退之送窮文言鬼之數曰。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此本欲不正言五字耳。而云在十去五。則大顯矣。不如在六去一爲愈。始言屏息潛聽。若有言者。鬼稱單獨一身以給主人。則是但聞其聲而無所見也。而復云張眼吐舌。跳梁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以至延之上座。豈旣言之後。復露其形邪。又云朝晦其形。暮已復然。予謂此鬼不當言晦顯也。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五

文辨二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爲己之友。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準墓誌。旣稱孤某以先人善予。以誌爲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爲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旣稱故以歸我。而斷以黃庭堅曰。其病亦同。蓋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劉伶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東坡黠鼠賦。始稱蘇子。而後稱予。蘇過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是類也。前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實害事。謹於爲文者。當試思焉。

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一節。當刪去。以爲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於浮豔耳。餘事皆略言。而此獨說出。如許情狀何邪。蓋不惟爲雅正之累。而於文勢亦滯矣。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多卻於字。

退之行難篇云。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予謂上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某字。先生自稱也。一而用之。何以別乎。又曰。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然者是其言之辭也。今先生問胥商之爲人何如。己之任誅當否。其意未安。取決於衆。而皆以爲然。何所是而然之哉。又云。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又云。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

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又云。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問答之間所下字。語皆支離不相應。觀者試詳味之。

退之行難。篇言取士不當求備。蓋言常理。無甚高論。而自以爲孟子不如。其矜持亦甚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三然後字慢卻本意。又云。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葛之飲之。多卻之字。

凡作序而併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記若詩若誌銘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末云。作原道。原性。原毀。歐公本論云。作本論。尤贅也。

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全篇皆從旁記錄之辭。而其末云。生既至。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此乃方與他人言。而遽與本人語。亦有方與本人語而卻與他人言者。自古詩文如此者。何可勝數哉。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羣空及解之者。自是兩人。而云吾所謂。卻是言之者自解也。若作彼字其字。或云所謂空者。吾謂空者。皆可矣。又云。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二爲吾字當去其一。

退之評伯夷止是議論散文而以頌名之非其體也。

退之送石處士序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重卻節度字。但作至鎮到官莅事之類可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之字不安。又云。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當去祝辭字。

退之論時尙之弊云。每爲文得意。人必怪之。至應事俗作。下筆自慙者。人反以爲好。王元之嘗謂祭裴少卿文當是。蓋得之矣。然顏子不貳過論亦此類耳。而置集中何也。

退之祭柳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而其下復用嗟字。似不可也。石鼎聯句詩序云。斯須曙鼓動。琴瑟何必用琴瑟兩字。當削去之。

李于墓誌云。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卻不食二字。

師說云。萋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兩節文理不相承。圩者王承福傳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安。蓋前無承福語也。

猫相乳說云。客曰。王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敍之以爲猫相乳說云爾。既已字不安。爾字亦贅。

仲長統贊云。自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自字不安。言嘗可也。

樊紹述墓誌云。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斯極字殊不愜。古人或云何至斯極者。言若是之甚耳。非極至之極也。

退之論許遠之事云。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而字上著不得嗚呼字。

貓相乳說云。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啾啾。母且死。一句贅而害理。且字訓將也。

薛公達墓誌云。鳳翔軍帥設的命射。君三發連三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下五字似不須用。史記云。陳平從攻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亦此類。

邵氏聞見錄云。嘗得退之薛助教誌石。與印本不同。挾一矢作指一矢。甚妙。又得李元寶墓銘。亦與印本不同。印本云。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作意何爲哉。益嘆石本之語妙。予謂指字太做作。不若挾之自然。意字尤無義理。亦只當作竟。邵氏之評。殊未當也。荊產云。碑本蓋初作時。遂刻之。中間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當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爲正。此說盡矣。

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予謂不然。唐人本短於議論。故每如此。議論雖多。何害爲記。蓋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殆後山妄爲分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爲詞也。且宋文視漢唐百體。皆異。其開廓橫放。自一代之變。而後山獨怪其一二何邪。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左、杜。則失之拙易。此顛倒語也。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加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變學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黃、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爲彼也。陳氏喜爲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予謂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馬遷何足以當之。文法之疎。莫遷若也。

柳子厚謂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頭。使己爲之。便說用兵伐叛。此爭名忌刻。妄加詬病耳。其實豈必如是論。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說。凡有以議論入者。輒援是以駁之。亦已過矣。

劉禹錫評段文昌平淮西碑云。碑頭便曰韓弘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樂書將中軍。樂暨佐之之勢也。又是做班固燕然碑銘。別是一家之美。嗚呼。劉、柳當時譏病退之。出於好勝而爭名。其論不公。未足深怪。至於文昌之作。識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錫以不情之語。妄加推獎。蓋意在傾退之。故因而爲之借助耳。彼真小人也哉。

東坡嘗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讓退之獨步。此誠有所讓耶。抑其實不能邪。蓋亦一時之戲語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長不可強而同。其優劣不可比擬而定也。自今觀之。坡文及此者。豈少哉。然使其必模放而成。亦未必可貴也。

邵氏云。韓文自經中來。柳文自史中來。定是妄說。恰恨韓文皆出於經。柳文皆出於史。或謂東坡學史記。

戰國策山谷專法蘭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稱李杜而李不如杜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稱蘇黃而黃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爲李勝杜安元獻以爲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爲黃勝蘇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晏殊以爲柳勝韓李淑又謂劉勝柳所謂一鱗不如一鱗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故觸物遇事輒弄翰以自託然不滿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僧王孫罵尸蟲斬曲几哀溺招海賈之類苦無義理徒費雕鐫不作可也黔驢等說亦不足觀。

罵尸蟲文意本責尸蟲而終之以祝天帝首尾相背矣捕蛇者說云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殊爲不美退之無此等也。

子厚才識不減退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氣少耳。

